

领导干部

读经典

郑振铎 文学

重读经典

丰富思想

提升境界

增强修养



长征出版社

领导干部

读经典

郑振铎谈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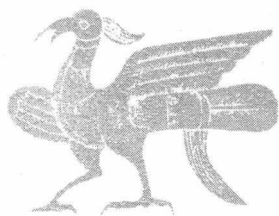
重读经典

丰富思想

提升境界

增强修养

(下)



长征出版社



周敦頤

朱熹



朱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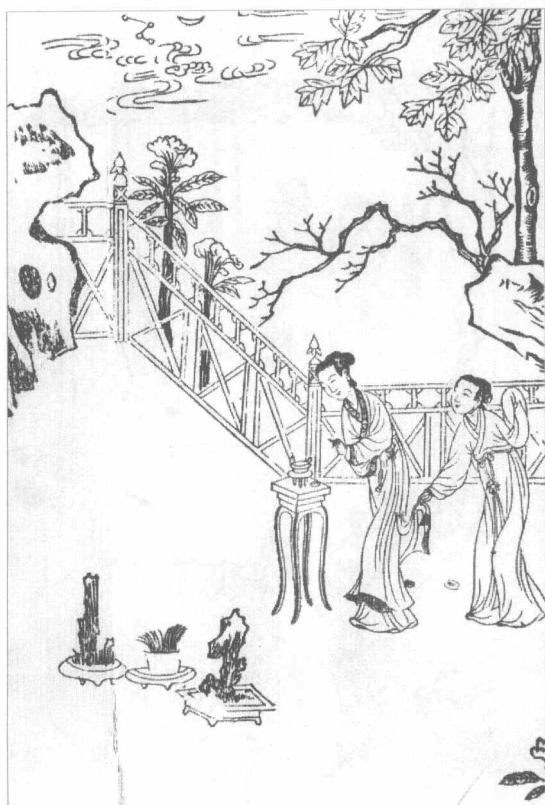


梁山泊



刘玄德三顾茅庐

莺莺像



王瑞兰闺怨拜月亭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自序.....	001
例言.....	003
绪论.....	007

上卷 古代文学

第一章 古代文学鸟瞰.....	002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	007
第三章 最古的记载.....	013
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	019
第五章 先秦的散文.....	044
第六章 秦与汉初文学.....	054
第七章 辞赋时代.....	061
第八章 五言诗的产生.....	067
第九章 汉代的历史家与哲学家.....	081
第十章 建安时代.....	089
第十一章 魏与西晋的诗人.....	098

第十二章 玄谈与其反响.....	111
------------------	-----

中卷 中世文学

第十三章 中世文学鸟瞰.....	118
第十四章 南渡及宋的诗人们.....	123
第十五章 佛教文学的输入.....	134
第十六章 新乐府辞.....	140
第十七章 齐梁诗人.....	146
第十八章 批评文学的发端.....	156
第十九章 故事集与笑谈集.....	160
第二十章 六朝的辞赋.....	164
第二十一章 六朝的散文.....	168
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学习.....	186
第二十三章 隋及唐初文学.....	196
第二十四章 律诗的起来.....	212
第二十五章 开元天宝时代.....	227
第二十六章 杜甫.....	243
第二十七章 韩愈与白居易.....	258
第二十八章 古文运动.....	271
第二十九章 传奇文的兴起.....	278
第三十章 李商隐与温庭筠.....	289
第三十一章 词的起来.....	306
第三十二章 五代文学.....	313

第三十三章	变文的出现.....	329
第三十四章	西昆体及其反动.....	340
第三十五章	北宋词人.....	348
第三十六章	江西诗派.....	378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387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391
第三十九章	话本的产生.....	406
第四十章	戏文的起来.....	419
第四十一章	南宋词人.....	429
第四十二章	南宋诗人.....	450
第四十三章	批评文学的复活.....	455
第四十四章	南宋散文与语录.....	461
第四十五章	辽金文学.....	466
第四十六章	杂剧的鼎盛.....	471
第四十七章	戏文的进展.....	512
第四十八章	讲史与英雄传奇.....	524
第四十九章	散曲作家们.....	545
第五十章	元及明初的诗词.....	562
第五十一章	元及明初的散文.....	569
第五十二章	明初的戏曲作家们.....	575
第五十三章	散曲的进展.....	592
第五十四章	批评文学的进展.....	608
第五十五章	拟古运动的发生.....	614

下卷 近代文学

第五十六章	近代文学鸟瞰.....	622
第五十七章	昆腔的起来.....	628
第五十八章	沈璟与汤显祖.....	642
第五十九章	南杂剧的出现.....	666
第六十章	长篇小说的进展.....	681
第六十一章	拟古运动第二期.....	695
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与竟陵派.....	702
第六十三章	嘉隆后的散曲作家们.....	715
第六十四章	阮大铖与李玉.....	743

第三十七章 古文运动的第二幕

古文运动的第二次开幕——骈偶文本身的崩坏——柳开、石介
诸人的呼号——古文运动主盟者欧阳修——韩、柳文研究者的蜂
起——范仲淹、司马光等——曾巩、王安石等——三苏的称霸——
苏门六君子——所谓“道学家”的文字

一

北宋的散文，殆为古文家独霸的时代。韩愈以其热情的呼号，开始古文运动的第一幕。但当时骈俪文的流毒尚深中于人心，一时无法摆脱。除了有志于不朽之业的文人们外，罕有光顾到所谓“古文”之门庭的。一般人仍是以骈俪文作为通行的文字。宋初“西昆派”的诸作家，在散文方面也仍沿袭了这条通行的大路走去的。但到了欧阳修诸人起来后，形势却大变了。骈文经历了千年的生命，已是衰老得不堪了，经不起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击，遂在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里，被古文家们一踣之而不复能再爬起来。这古文运动的第二幕遂奠定了“古文为散文之主体”的基础。从此以后，几有千年，无复有人敢向古文问鼎之轻重。当时，考试文及奏议，虽在公式上仍有必须作四六文者，但四六文的运命，也被仅限于此而已。她是永不复能再登文坛的主座之上的了。



二

宋初为古文者有柳开（柳开见《宋史》卷四百四十《文苑传》）。开生于晋末，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他少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始元。然他的影响却很小。真实的掀开了古文运动的第二幕者乃是欧阳修、石介诸人。石介（石介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是一位十足的黑旋风式的人物，具有韩愈似的卫道的热情与宣传的伎俩。他尝写了一篇《怪说》，专门攻击杨亿诸人。这个声势赫赫的呼号，便是古文运动的正式的开幕。同时有祖无择（祖无择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一）、李觏（李觏见《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儒林传二》）、尹洙（尹洙见《宋史》卷三百九十五）、穆修（穆修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文苑传四》）、苏舜卿诸人，也皆为古文，非韩、柳之言不道。觏有《盱江集》，在当时虽未甚有大名，而其文章实在尹、穆诸人之上。但其影响与势力远在他们之上者，则为欧阳修。欧阳修在北宋散文坛上的地位，大类韩愈之在唐。石介虽大声疾呼，但力量究竟太小。欧阳修则居高临下，以衡文者的身份，主持着这个运动，天然的自会把整个文坛的风气变更过来了。修（《欧阳修文集》，刊本极多。《四部丛书》中有《居士集》）有《书韩文后》一文，叙述当时古文运动的经过颇详：

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其敝篋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

虽是记载着韩文的今昔，而韩文的行于世，便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成功。在此时之前，有一段关于古文的事，颇可笑。《五朝名臣言行录》，说道：“穆参军（《河南穆公集》三卷，又《尹洙集》二十八卷，俱有《四部丛刊》本）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得金，用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

鬻之。有儒生数辈至肆，辄取阅。公夺取，怒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相送。’遂终年不售。”有这样热忱的宣传者，乘了“西昆体”之弊而出现，古文自然是终于要大行于天下了。一种风气的流行，虽未必该完全归功于一二人。然那一二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而出来打先锋，在蔓草丛中，硬辟出一条道路来，其自信不惑的勇气自是很值得敬重的。

欧阳修肆力为古文，其成就确在尹、穆诸人以上。其集中所有，以敷腴温润之作为多，一洗当时锼刻骈偶之习。相传他主持考政时，凡遇雕琢剗削之作，一概弃之不顾。天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尝极称其《丰乐亭记》。他又作《本论》，以攻佛家，其论旨和态度，正和韩愈的《原道》一般无二。凡是古文家便都是卫“道”者。这似已成了一个定例。

与欧阳修并时为古文者，尚有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有《四部丛刊》本）、宋祁、刘敞（刘敞见《宋史》卷三百十九）、司马光（司马光见《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诸人。祁与修同修《唐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司马温公集》有《四部丛刊》本，又其他刊本也很多），以数十年之力赴之，积稿盈屋，久乃写定。他叙事详赡有法，又善于剪裁古人的材料，故《通鉴》遂成为重要的史书之一。

三

略后于欧阳修之古文家，有曾巩、王安石及眉山的三苏。巩（曾巩见《宋史》卷三百十九）出于欧阳修的门下，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登嘉祐二年进士。少与王安石相善。及安石得志，乃相违。安石为文遒劲有力。巩则稳妥而已（《元丰类稿》五十卷，有《四部丛刊》本）。

实际上大畅古文运动的弘流者不得不推苏轼。轼与父洵、弟辙皆有才名。洵（苏洵见《宋史》卷四百四十三《文苑传四》）字明允，年二十七，发愤为学。岁余，往应试不第。归尽焚旧所作文，闭户读书。遂成通淹。辙（苏辙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九）字子由，性沉静简洁。为文亦澹远有致。然惟轼最为雄杰（三苏文集刊本甚多，《四部丛刊》里也俱有之）。轼是一位充溢着天才的诗人，为古文也富有诗意。他尝自说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话恰可以拿来做他的文章的确评。

轼门下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的六君子。在其



中，补之、耒和鳧尤以善古文称。补之有《鸡肋集》，耒有《宛丘集》，鳧有《济南集》。秦观虽以词掩其古文，但其所作，却通赡可喜，富于风趣。《淮海集》（《淮海集》有明刊本，《四部丛刊》本）里固不仅以“词”为独传也。

四

凡古文家无不以卫“道”自命，自韩、柳以来皆然，但宋代的理学家，却究竟自成为一系，不和做古文的文士们同科。《宋史》也于《儒林》、《文苑》之外，别立《道学》一传。原来古文家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是卫“道”，究竟不脱文士的习气。至所谓道学家的，方真实的以“道”为主，以文为辅。故许多的道学家，其文章往往自成为一个体系，正像邵雍的诗一样。在其间，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诸人（周敦颐等四人均见《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张载作《正蒙》、《西铭》，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及《通书》，其文辞尚为雅整。而二程之作，尤为通赡，并不像后来“语录”式的文章之好拖泥带水。

参考书目

一、《宋文鉴》一百五十卷 宋吕祖谦编，有明刊本，苏州书局刊本，《四部丛刊》本。

二、《古文关键》二卷 宋吕祖谦编，有冠山堂刊本，《金华丛书》本。

三、《三苏文范》十八卷 明杨慎编，有明刊本。

四、《唐宋八家文钞》一百六十四卷 明茅坤编，有明刊本，有坊刊本。

五、《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 清储欣编，有刊本。

六、《古文辞类纂》（姚鼐）及《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也当一读，以见所谓“古文”的统系。这二书俱有通行本。

第三十八章 鼓子词与诸宫调

敦煌“变文”的亲裔——宋代叙事歌曲的发达——宋大曲的进展——由大曲到鼓子词的过渡——《蝶恋花》鼓子词——伟大的创作者孔三传——诸宫调结构的弘伟——联合诸“宫调”为一堂的第一次的尝试——今存的三部伟大的诸宫调——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诸宫调生命的短促——张五牛大夫创作的“赚词”

敦煌发现的“变文”，虽沉埋于中国西陲千余年，但其生命在我们的文坛上并不曾一天断绝过。——且只有一天天的成长孳生，而孕育出种种不同的文体出来。在宋的时代，由变文所感化而产生的新文体，种类很多，而鼓子词与诸宫调的二种，最为重要。我们的叙事诗，最不发达。但自变文的一体，介绍进来了之后，以韵、散交错组成的新叙事歌曲却大为发达。这增加了我们文坛的极大的活气与重量。原来我们视《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长恨歌》诸作为绝大的珍异者，但若以自变文出现以来所产生的叙事的种种大杰作与之相较量，则《孔雀东南飞》等等诚不免要歉然的自觉其幼稚。在其间，变文与诸宫调，尤为中世纪文学里的最伟大的新生的文体，足以使后来的诸作家，低首于他们之前的。



诸宫调的产生，约在北宋的末年。在其前，则有同性质的“大曲”和“鼓子词”的出现。在其略后，则更有“赚词”的创作。这些文体，不仅在宋代是新鲜的创作，即在今日，对于一般的读者似也还都是很陌生的。本章当是任何中国文学史里最早的讲到她们的记载罢。

二

先说“大曲”。《宋史·乐志》曾载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的名目。其中的名称，与唐代燕乐大曲的名目，颇有几个相同的，像《梁州》、《伊州》、《绿腰》等。这些大曲，最原始的方式是怎样的，今已不可知。但我们在宋人著作里，所见的大曲，像董颖的咏西子事的《道宫薄媚》；曾布的咏冯燕事的《水调歌头》等，都是长篇的叙事歌曲。《道宫薄媚》从《排遍第八》起，到《第七煞袞》止，共有十遍，《水调歌头》则从《排遍第一》起，到《排遍第七·撷花十八》止，共有七遍。姑举《水调歌头》的首二遍于下：

〔排遍第一〕魏豪有冯燕，年少客幽、并。击球斗鸡为戏，游侠久知名。因避仇来东郡，元戎逼属中军。直气凌貔虎，须臾叱咤，风云懔懔座中生。偶乘佳兴，轻裘锦带，东风跃马，往来寻访幽胜，游冶出东城。堤上莺花撩乱，香车宝马纵横。草软平沙稳，高楼两岸，春风笑语隔帘声。

〔排遍第二〕袖笼鞭敲镫，无语独闲行。绿杨下，人初静，烟澹夕阳明。窈窕佳人，独立瑶阶。掷果潘郎，瞥见红颜。横波盼，不胜娇，软倚云屏曳红裳。频推朱户，半开还掩。似欲倚伊哑声里，细诉深情。因遣林间青鸟，为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许，窃香解佩，绸缪相顾不胜情。

这当是宋词发展的自然的结果。“词”在这时已不甘终老于抒情诗的范围以内，而欲一试身手于叙事诗的场地上了。所谓唐的大曲，或和宋初的大曲，同是有“声”而无“辞”，只是几遍的舞曲，和《水调歌头》诸作，当是大

殊的。

别有所谓《调笑转踏》者，也是大曲的一流。曾慥《乐府雅词》曾录无名氏的《调笑集句》，郑彦能的《调笑转踏》，晁无咎的《调笑》，皆是以诗与曲相间而组合成之的。先陈“入队”的致词，然后是一首诗，然后是一首曲，以后皆是以一诗一曲相间，末则结以“放队”词。这种体裁，已较大曲为进步，似是由大曲到鼓子词的一种过渡。

三

“鼓子词”是最明显的受有“变文”影响的一种新文体。在歌唱一方面，似颇受大曲的体式的支配，但其以散文和歌曲交杂而组合成之的方式，则完全是“变文”的格局，在文体的流别上说来，“大曲”是纯粹的叙事歌曲，“鼓子词”却是“变文”的同流了。

宋人的鼓子词，传者绝少。今所知者，有赵德麟《侯鯖录》中所载的咏《会真记》故事的《商调蝶恋花》一篇。德麟采用唐元稹的《会真记》原文，成为其中“散文”的一部分，而别以《商调蝶恋花》十章，歌咏其事。他将《会真记》分为十段，每段系以《蝶恋花》一章。如此构成了所谓“鼓子词”的一体。姑举其中的一段于下：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风仪，寓于蒲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叙其女、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之徒，因大扰，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惶骇不知所措。张与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难。郑厚张之德，因饰饌以命张。谓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弱子幼女，犹君之所生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礼奉见。乃命其子曰欢郎，女曰莺莺，出拜尔兄。崔辞以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宁复远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浅黛，双脸桃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凝眸丽绝，若不胜其体。张问其年几？郑曰：十七岁矣。张生稍以词导之，宛不蒙对。